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愼邪罔上之情

女奴臣

大學衍義

卷十九

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

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

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

欲以

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比日為樂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

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照而撫之渾厥可滅謂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席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

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夙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燬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

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又當樞

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

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

篇名刺幽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

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久行頰者文

煬帝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

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

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

躰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寃之帝稱裴矩之能

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

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

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

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

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

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

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

衍心與朕同

帝問將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

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老革

尚言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

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扶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

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
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
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
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
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
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

東都洛陽也

李密帥眾逼東都

李密叛臣也

隋兵拒之

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

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
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
決沒因戲歎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
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
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
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
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
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
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

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
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
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
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
日壞皆德彝所為也後字文化及等反弒煬
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
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
眩惑其君者初亡它技一惟逢迎上意而
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

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
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
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
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
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
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
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
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
逆妙躰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

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

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燕之首佞之魁也故魏證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祇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

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

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肅

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王后廢

王后高宗妃

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

忠而立代王

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

帝得所欲故

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

令

侍中中書皆宰相官

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紺矣

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

褚遂良殺梁王

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

長孫無忌上

官儀

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

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王后易太

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

綱皆絕高宗悅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

志改唐爲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
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悅而敬宗逢
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
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
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嘗獻承
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
害必彰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
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
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
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
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
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言觀
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唐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
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
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

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畧反謂其姦凡惡根著于心也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三品

唐宰相名也

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

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

柔之惑矣

元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

後宮子壽王愛尤盛

壽王謂惠妃所生

林甫因中人

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

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

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

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而

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瑊

光王瑤

三人皆被譖帝欲

廢之張九齡切諫

九齡時賢相

帝不悅林甫惘然

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

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

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

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贊明

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

事見後齊家篇

姦臣用

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進
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
主必拂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
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
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勳與林甫始蓋
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元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
言耀卿亦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
蹇獨在帝後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

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
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
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規
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懼為其所
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
以為是者欲諂元宗而排耀卿爾元宗果
為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
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

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

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

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

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

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

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

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

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

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

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

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

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言

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

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

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

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
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
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
矛而迷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
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

三子

即皇太子
瑛等也

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

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
歲纔五十八而鳥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群臣

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群臣

乃以幾致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

此邪是直以帝爲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

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

下得譖而殺之彼鳥鵲乃安其巢是以天

子之子欲爲鳥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

怒罪群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

爲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茲諛蒙蔽愈無所忌矣目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爲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爲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

意自屬忠王

忠王名興即肅宗也

壽王不得立太子既

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

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又

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

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

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

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

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

其間故飛語不得入也

時揚國忠爲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

得攘以爲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

刺猶揅也

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

獸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蠱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

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
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
微指也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
淫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王
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
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
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
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

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之防
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
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
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
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
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
問使御史中丞監揔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
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
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
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
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
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旣
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搃之雖
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
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
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
林甫諷

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顯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
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
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
史者必皆其黨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
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
於能僂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

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
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
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
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
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
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
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
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

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
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
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
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
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
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
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
意甚厚蓋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
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

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詫又之以
為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
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
之所以為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
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汨之也詩曰盜言
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
以為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為
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

明皇能知苦言之為藥甘言之為疾九齡
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為難乎故
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
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
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
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
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綯之賓詹嚴挺之之
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廢焉亦猶
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

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王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歛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茲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

恣其所欲為大而篡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僂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為人主者可不監哉

正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摠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

睿宗
玄宗

年若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

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
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
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
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
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
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
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
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

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
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
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
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
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
肝腦盡矣至于

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
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
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

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具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

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旣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

意迎合而帝以爲能也

國忠爲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畧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它不遑卹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

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

劔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兵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
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
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
爲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爲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
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
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
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
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
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
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已過必
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
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
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
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
所憚邪慢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

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揚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各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關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祗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姦臣

真西山讀書記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卷之二